

第十七回 選民女百姓驚惶 認兄妹家庭痛哭

詞云：

自入深山，且學半裝聾啞半裝呆。是非莫與他人議，己過還須己自裁。瓦罐紅爐茶正熟，紙窗白處月初來。但笑長安名利客，幾個嚴陵守釣臺？

詩曰：

真忠千古美名標，奸為萬載話猶嘲。

孤心只顧私情意，那管群黎淚似潮。

話說陳公對黨公說道：「年兄，此子是梅伯高的乃郎。因他投奔他的岳父，誰知世態炎涼的禽獸，不認親戚，竟把他當作奸黨。多虧貼身服侍的書童以過人的見識，替死在儀征。」從頭到尾，細細地告訴了一遍。黨公道：「此子就是梅年侄，老夫失敬了。」梅公子又重新見了一禮。黨公又問道：「小弟不知令媛可曾許人家否？」陳公見黨公問他這個話，忍不住二目中掉下淚來。說道：「小女姻事，未許人家。小弟有意招贅梅家年侄為婿，不想如今又有這風波。」黨公道：「這也是他們前世冤孽，故生出這一番事來。小弟因見他與年兄令郎，一齊垂淚，我卻不知道有這番的隱情。」說了一會，黨公告辭起身，陳公沒心緒相留，一同送黨公上轎去了。

陳公回轉後堂，只見夫人、小姐與合府的僕婦丫環，都惑哭在一堆。陳公見時，更覺傷心。夫人見陳公與二位公子一同進來，帶著哭說道：「梅家侄兒，你來，老身有句話對你說。前日認你之後，我與你年伯商議，欲將杏元小姐許配與你，豈知天意如此？雖然大禮未行，也算是夫妻一場。明日杏元小姐出關，你可與春生送她到交界地方，也盡你一點夫妻之情。只好結一個來世夫妻吧，還選什麼嫌疑！」梅公子見夫人說得傷心，二目滔滔，放聲大哭道：「伯母既如此說，小侄焉敢不送賢妹出關。只是這盧賊怎肯讓小侄同行？」

夫人道：「老身也思想了一個計策在此。待起身之時，我認作一個侄兒，與女孩兒是姑表姊妹，再等你年伯求一求盧賊，就可以同行。」梅公子聽得又要求盧賊，帶著哭罵道：「這個奸賊，與小侄不知哪世冤家！當初父親被他害在都市斬首，使我母子飄零。今日纔有安身之所，又蒙伯父、伯母將小姐終身許配小侄，他又一本把小姐逼了去和番，豈不是前世冤孽，今生對頭！」這正是：「生生拆散鴛鴦伴，活活分開連理枝。」陳公走上前說道：「賢侄，既是方纔俱已說明，你二人當著老夫面前見一禮，路途中有什麼言語，兩下纔好說話。」夫人哭哭啼啼，扯著小姐與梅公子對面交拜。

那杏元小姐，哭哭啼啼，摻著嬌羞，向梅公子說道：「為小妹之事，反累及兄長跋涉程途，出關遠送，愚妹只好來世補報。」梅公子也啼哭說道：「賢妹自己保重，愚兄理當護送，何勞之有？」兩下裏說話，四目滔滔，淚流不止，更覺淒慘。陳公、夫人，見與合家大小，又痛哭起來。這正是：

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

且不言合家痛哭。再說盧杞回到公館，那些合省的官員，送禮紛紛不絕，盧賊竟一概全收不提。再講黨公別過陳公，回到公館，見那些送禮的雲集，家人將各禮物名帖，一一呈上。黨公看了，吩咐道：「俱寫壁謝帖辭謝。」家人答應去了，這且不言。

再說那合城中大家小戶，見官府領了盧賊的鈞旨，因著官媒頭兒，在城裏、城外挑選那美貌的女子。那些百姓，卻不知和番，只道是皇上選妃。因此，不論貧富，要有人家只求配，自己把女兒送上門去的，也不知有多少。再講，那官媒頭兒不上幾日，領了民間無數的女子來，送到府署中。由府尊親選了四十名，餘下的著她們父母領回。即將那四十名婦女的名字，編成一本冊子，親自呈送到相爺的公館面見，與他過目。盧賊看過了冊上的名字，便向知府吩咐：「你可將眾女的名冊，送到陳吏部府中去，再傳老夫鈞旨，說諸女俱已備齊，限二日內便要啟程，不可誤了皇上的欽限。」知府領了盧杞的言語，出了公館，吩咐衙役俱到陳府。

門上人通報進去，陳公正在內裏與梅璧、春生言議，要浼求盧杞奸賊，讓他二人同行。一聽家人之言，隨即來到前廳，接了府尊，兩下見過了禮坐下。茶罷，府尊道：「盧相爺命卑府將眾女名冊籍，送與大人過目。鈞旨雲，欽限緊急，諸已齊備，限兩日內便要起程。」陳公道：「老公祖吩咐，治下知道了。至于小女動身，還有一件事要面見相爺。公祖將眾女子的冊籍帶著，治下與公祖一同去見盧相爺。」二人上騎，同至公館，面見盧杞。陳公道：「方纔公祖傳相爺的鈞旨，兩日內便要小女動身。晚生思想，千里遙遙，孤身獨往，使晚生夫婦放心不下。今日小兒與表侄難捨，求相國開一線之恩，著他二人送出邊關，再回轉家鄉，晚生感恩不淺。」盧賊掀起腮邊鬚鬚，冷笑道：「年兄莫說就是兩人，再多幾個，又有何礙？」陳公一聽，心中又放下愁腸，又道：「這美女花名冊籍，太師可藏了，明日好與韃靼胡兒。」盧杞點頭道：「這話講得有理。」

就把冊籍收下，著人送與黨公不提。

再言陳公與府尊一同辭別上轎，府尊回到府署，陳公自歸府第，把那四十名女子，都叫進來叩見。陳公帶至後堂，又見了夫人、小姐。那些女子，一齊跪到塵埃，便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們眾人乃是陪貴人到邊關去的。望貴人念同鄉之情，若有什麼服侍不到之處，望貴人另眼相看。可憐我們也是離鄉之人，背井之苦。」杏元小姐哭啼啼地走將下來，挽扶為首的女子說道：「列位姐姐請起。你我都是紅顏薄命之人，有什麼尊卑？」

杏元雖然與那些女子說話，眼中卻望著梅公子，心中想道：「我二人緣分好淺。既在當面，為何卻又分離，反到外國之邦，受那種腥臊之氣，怎能再睹良人之面？」想到其間，便放聲與那些女子大哭起來。夫人帶著淚痕，把那些女子一看，只見都是十五、六歲的姣娃，又哭得如醉如痴，真正淒慘，哭得昏天黑地，日色無光。

因想著恨道：「這樣花枝的一般女子，一個個俱送去尋死的。我想盧杞這個賊，怎麼皇天沒有報應？將他五雷擊頂，也不足抵這些受苦的女子怨氣。」嘆息了半天，又來勸解小姐。眾女子、梅公子、春生也來勸解了一番，大家纔止住了哭聲。夫人吩咐治酒，款待眾女子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又是第二日，合城官員、盧相與黨公，一同到陳府。陳公聽得，即時出來迎接，大廳上面，府尊已備下酒席，在陳府中款待眾欽差。府尊將酒席安過，各自序次而坐。

酒至數巡，只見盧杞向著來的家人道：「把那衣箱，抬在內裏，請小姐與眾女子更換宮裝。」家人答應，把衣箱抬到後面，說道：「相爺的鈞旨，請小姐更換宮妝，好起程上路。」杏元小姐說道，「你去回稟你的相爺說，外國的服色，到出關之時，方可更換。我等還在中原，未食外國的水土，為何先換外國的服色？」盧杞的家人見她言正，不敢違拗，只得抬出衣箱回稟，說道：「小姐不肯先換外國服色，要到邊關，吃了外國水土，方可更換此服色。」盧杞還未開言，黨公哈哈大笑道：「真正是個有志氣的佳人！至于此刻這般光景，還不失中原大禮，羞殺那種朝秦暮楚、賣國求榮的奸賊。」就把一個盧杞氣得目瞪口呆。

不多一會，酒席已用畢，盧杞向陳公道：「先生可到後堂，催著令嫗早些起程，好趕路途。」陳公見盧杞催促，只得忍著眼淚，往後堂去，將盧杞的話，細說一回。夫人與小姐、公子聞言，放聲大哭。陳公說道：「哭也無益，不若硬著心腸，早些收拾罷！」杏元小姐哭的兩淚汪汪，如刀割腸，如針刺腹，哭啼啼說道：「孩兒一死，何足為惜，只是苦了爹娘，撫養孩兒長成十六歲，不知費了多少心機，今日被奸臣賊子害去和番。就是三年乳哺，十月懷胎，孩兒只好在幽冥地府報答爹娘劬勞罷！」一齊大哭不止。

陳公一人，硬著心腸又苦勸了一番。那杏元小姐方忍著淚說道：「爹娘在上，孩兒就此永別，要拜爹娘養育之恩。」陳公與夫人一把扯住杏元小姐，兩眼淚汪汪說道：「我兒，為娘的今日如何捨得你去？」那杏元小姐，兩淚滔滔，拜將下去，口中吟道：「日日閨中繡鳳凰，夢魂一旦遠家鄉，思親不得歸原里，只為干戈出畫堂。」又云：「只說高堂常侍奉，誰知今日永分離。從今難睹雙親面，要得相逢夢裏時。」小姐拜畢，吟了詩句，又向春生說道：「兄弟，愚姊有幾句話，囑托與你。爹娘只生你我姊弟二人，我今日已是他方怨鬼，異鄉的孤魂。你送我出關之後，可急急地回家，早晚要勸解爹娘，不必愁苦，莫要思憶我了，只當沒有生我的一般，千萬莫要哭壞了爹娘。」又把梅壁望了一望，便低著頭，向著春生耳邊說了數句，不知所說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